

贵阳市作家协会 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筑举行

本报讯 贵阳市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近日在筑举行。

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作协第七届委员会工作报告、《贵阳市作家协会章程(修改草案)》,表决通过市作协第八届理事会理事、主席团成员以及《市作协第八届主席团主席、副主席选举办法》。

据悉,立足阳明心学的发源地、国家长征文化公园的重要阵地,贵阳市第七届作代会以来,贵阳作家在传统、网络、剧本娱乐等方面的创作实现了不同领域、不同体裁、不同文本、不同类别百花齐放、百家争艳的良好势头。一大批优秀的贵阳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展现贵阳元素、反映贵阳精神、讲好贵阳故事的优秀作品,先后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等全国大型文学期刊及省级优质期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作品200余件(篇),入选各类选刊、选本40余件(篇),出版图书50余部。荣获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华语青年作家奖、“十月”文学奖、全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贵州文学奖等30多个奖项,其中,以鲁迅文学奖为代表的多个奖项均为贵州历史上首次获得;贵阳网络文学异军突起,获得中国铁血读书全国“一路繁花”征文奖、第三届两岸青年网络文学大赛奖等奖项,多部网络小说被拍成影视剧,创下单篇小说点击率过亿的纪录;2024年,市作协还吸纳剧本娱乐行业新成员,推动贵阳剧本娱乐行业的发展。

据介绍,近些年来,市作协构建了高、中、低三个档次的立体化创作激励机制;在作家服务、培养方面均有亮点,涌现出了“作家保姆”等先进典型,培育了一支老中青结合,涵盖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网络文学及剧本娱乐等领域的文学人才队伍;在文学活动上打造了“贵阳作家营”活动品牌,汇聚一批作家开展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。有效履行了作协组织的工作职责,为助力贵州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。

下一步,市作协将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,走进贵阳“强省会”行动的火热现场开展创作;聚焦贵州省“四大文化工程”和贵阳市阳明文化、红色文化、民族文化、群众文化、历史文化“五大文化”建设,根植贵阳文化土壤开展创作,继续完成长篇纪实文学《浩然千秋:贵州地下党私家相册》(暂名)、《“三线”人》(暂名)等一批反映时代、记录时代的作品。

(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)

对书店的“一知”与“半解”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/图



“一知书店”一角。

合肥的朋友推荐了一些独立书店,但还是想自己发现几家,边晒太阳边用高德地图搜寻,身上暖洋洋的,美好得不像话。

“一知书店”几次闯入眼帘,离酒店大约四五公里,于是决定先去看它。书店的名字被大树遮挡,第一次拍摄店名的时候,只拍到了“知书”二字,按这个逻辑,它的书店咖啡馆该叫“达理”才对,但实际上不是,店内咖啡馆的名字叫“半解”。

“一知”与“半解”,妙啊。进了书店先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。椅子松散地摆在高大的书架旁边,一副随便你怎么坐、坐多久都不会有人打扰的样子,使人安心。休息好了,去咖啡柜台点了杯橙汁,选了两本书,《摩西·奥兹的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》和肖恩·白塞尔的《书店里的七种人》,结账的时候问店员,老板在吗,愿不愿意简单聊聊?

我笨嘴拙舌地介绍,自己是个写东西的人,和几个朋友计划在做一个本名叫《书·店·人》的慕课,打算在48家书店销售……然后我发现自己成功地激起了书店老板的疑心,她把我都当成了推销者——在尝试把她的书店变成第49家销售店。

好在接下来的聊天很顺利,我就书店生存现状、读者日渐稀少,全民缺乏深阅读等问题,进行了许知远式的提问,书店老板则给出了既悲观又乐观的回应……这简直就像前不久在深圳读书月举行的“书店人大会”论坛,内容颇高端。

一知书店虽开在马路边,书店里却显得很安静,这和它的空间格局有关,也和它拒绝卖教辅以及鸡汤书有关,它很接近《我的书店》中所描写的社区书店。

美国的书店,社区特征很是明显,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,一家书店会传承三代人,更有许多游客专程前来书店做客、购书,所邀请到的著名作家的名字与人数,都很让人羡慕。也就是说,一个较大的社区,就有条件养活一个书店,而一个社区书店,也完全可以以形象与价值方面脱离社区,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场所,或者说一个让人瞩目的文化舞台。

一知书店旁边几百米,是著名的逍遥津公园,记得合肥当地的晚报副刊名字就叫“逍遥津”。告别书店之后在公园里坐了一会,晒了晒太阳,翻了会书,十分惬意。

书店 记事



《白氏长庆集》书封。

写诗·编辑·痴恋·造园

特约撰稿人 绿茶

白居易一生,一以贯之有几件事:写诗、编辑、痴恋、造园。

唐代宗大历七年(772年)正月十二,白居易生于新郑县城,父亲白季庚给他取名“居易”,典出《礼记·中庸》“君子居易以俟命”,希望他安于现状等待天命。成年后又命字“乐天”,典出《周易·系辞上》“乐天知命,故不忧”,还是那个意思,让他保持一颗平常心。纵观白居易一生,似乎没能摆脱人之常情,也无法像他父亲希望的那样“居易俟命”“乐天知命”,而是在痴恋中酸苦,在离散中忧伤,在仕途上沉浮,在园林中寻求解脱。晚年回想一生,遗憾重重:忘不了的初恋,够不着的相位,没养大的儿子,带不走的园林。

白居易:

写诗六十年

白家虽不算高官门第,但做县令的父亲在新郑这样的小县城也算上层人士,白居易和小他四岁的弟弟白行简都能接受很好的教育,九岁便学会了作诗的声韵,如一般士人子弟一样,在私塾学诗赋、做文章,为将来参加科考做着准备。

十一岁时,河南大乱,家人安排他到江南越中县城生活,一晃很多年过去,白居易在江南水土的滋养下,出落为身形清瘦的翩翩少年,因远离亲人,在思念的情绪中写了一首《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》(时年十五岁):

故园望断欲何如,楚水吴山万里馀。
今日因君访兄弟,教行乡泪一封书。

这应该是白居易诗歌习作的开始,少年时丰满的情绪在诗歌中流露,真挚而情伤。自此开始到七十五岁过世,白居易写了足足六十年诗,共有三千八百四十首诗,可谓“为诗歌的一生”。

白居易的仕途不算顺利,但也没那么坎坷,从贞元十六年(800年)二十九岁时考中进士,三年后任正九品上秘书省校书郎算起,近四十年的仕途生涯,稳步起落,最终在会昌二年(842年)七十一岁时,以正三品刑部尚书致仕。

让他遗憾的是,当年同为翰林学士的李程、王涯、裴伯、李绹、崔群等五人先后当过宰相,只有他始终没能拜相。然而在他那个时代,白居易诗名满天下,也算另一个层面的安慰。他有明确的“作家意识”,也把诗歌当作自己最大的成就。并且有意识保留、出版和传抄自己的诗集,收藏寺庙和亲友处,希望有更多机会传扬下去,不至于在历史风波中散失亡佚。

编辑七十五卷

早在元和十年(815年)春,白居易在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,这是正五品上的闲官,门庭冷落,难得有此好时光,他整理了自己的八百首诗,编为十五卷。

长庆四年(824年),五十三岁的白居易结束杭州刺史任期,回到洛阳闲居,又有时间整理自己的诗稿了,他把整理好的诗稿寄给老友元稹,请他代为编辑成册,很快,元稹把诗稿编辑为五十卷的《白氏长庆集》并作序,存诗两千一百九十一首。

大和九年(835年),白居易想起自己在洛阳已经闲居十年了,于是在元稹帮忙编辑的五十卷《白氏长庆集》基础上,把近些年的诗作新编了十卷,并改诗集名为《白氏文集》,共六十卷,计收两千九百六十四篇诗文。并请人抄写一份送往庐山东林寺保存,在信中叮嘱“不借外客,不出寺门”。

开元元年(836年)的一天晚上,斜月当空,望着梧桐树的影子,白居易再次想起故去的亲友,一夜未眠,天快亮时写下一首《夜坐》:

斜月入前楹,迢迢夜坐情。
梧桐上阶影,蟋蟀近床声。
曙傍窗间至,秋从簟上生。
感时因忆事,不寝到鸡鸣。

那个“孤直”青年的过往和现在,那些亲人、情人和友人大都已故去,只剩下一个寂寞的老人在孤夜独坐。

唯有编诗集能打发这寂寞时光,他又把近来的诗文编辑成五卷,和《白氏文集》合为六十五卷,共计三千二百五十五篇。并亲自抄写一份送给洛阳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保存。

开成四年(840年)初,白居易继续迭代《白氏文集》,把近三年的诗文编成两卷,列入“后集”中,这样,《白氏文集》就是前集五十卷,后集十七卷,共六十七卷,存诗三千四百八十七篇,请人抄了三份,分送洛阳圣善寺钵塔院律库、庐山东林寺和苏州南禅院千佛堂保存。

开成五年(841年),他在洛阳香山寺住了一段时间,闲来无事时把自己从大和三年(829年)到洛阳以来十二年间写

的八百首诗歌编辑成《白氏洛中集》十卷,抄写一部留在香山寺保存。

会昌五年(845年),七十四岁的白居易身体越发虚弱,自知时日无多,他把自己的诗文最后编订为七十五卷,作了一篇《白氏集后记》,详细叙述自己诗文集编订和保存情况:“白氏前著《长庆集》五十卷,元微之为序;后集二十卷,自为序;今又续后集五卷,自为记。前后共十五卷,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。集有五本: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;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;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;一本付侄龟郎;一本付外孙谈阁童。各藏于家,传于后。其日本、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经者,不在此记。”

痴恋一辈子

贞元六年(790年),白居易十九岁。父亲命他回符离田庄,学习诗赋,对策,准备参加徐州的“解试”。在沉闷的备考期,最让白居易兴奋的是认识了十五岁的邻家少女湘灵,在情窦初开的少年白居易心中,她犹如天仙、莲花般美丽,悄悄作了一首《邻女》赠给她:

娉婷十五胜天仙,白日嫦娥旱地莲。
何处闲教鹦鹉语,碧纱窗下绣床前。

湘灵虽出身低微,属贱人子弟,但也识字,懂得诗中传递的情意。也是情窦初开的她,对邻家少年郎也芳心萌动。俩人你情我愿,开启了沉醉的少年恋情。正是这场懵懂的恋情,痴缠了白居易和湘灵一生。

然而,家庭背景的悬殊注定了这场恋情有始无终。白居易的母亲和族人无论如何都不同意白居易娶湘灵,他们只好偷偷私会。尽管两家人都看得很紧,但对于热恋中的少男少女,总会想尽一切可能黏在一起。湘灵不时深夜潜入白家,天蒙蒙亮离去,被窝中迷人的少女香气,留给白居易久久回味,《春眠》就写于湘灵离开后的回味:

枕低被暖身安稳,日照房门帐未开。
还有少年春气味,时时暂到梦中来。

两个人心里都清楚,想要长相厮守几乎比登天还难。转眼五六年过去了,湘灵都二十出头了,面临越来越大的出嫁压力。白居易也不得不面临父亲去世后自己的未来规划,他没能通过徐州的“解试”,决定去河南府试试。

他当然割舍不下湘灵,但也意识到如果自己不离开会耽误湘灵,她已经二十二岁了,对婚嫁而言已经晚了。然而,在路上,白居易疯狂地想念湘灵,只能借助诗歌表达对湘灵的爱恋和思念。在溧水备考之余,白居易备受相思之苦,夜夜辗转难眠,写了一首《长相思》,记录这段持续了八年的恋情:

九月西风兴,月冷霜华凝。
思君秋夜长,一夜魂九升。
二月东风来,草芽花心开。
思君春日迟,一夜肠九回。
妾住洛桥北,君住洛桥南。
十五即相识,今年二十三。
有如女萝草,生在松之侧。
蔓短枝苦高,萦回上不得。
人言人有愿,愿至天必成。
愿作远方兽,步步比肩行。
愿作深山木,枝枝连理生。

贞元十六年(800年),二十九岁的白居易终于考中进士,这一榜共录取十七人,白居易居第四,而且是这年岁数最小的进士。中了进士就会有很多高官人家上门提亲,而白居易的心还牵挂着远在符离的湘灵,他最想和湘灵分享他的喜悦。

回洛阳跟母亲报喜后,白居易到符离田庄住了一段时间,此时湘灵已经嫁人。离开符离时,湘灵终于寻得机会到南浦给他送行,在船上,遥遥望着码头上的身影越来越小,他心潮起伏,写了一首《生离别》,向湘灵诉说衷肠,感叹为这段

感情饱经忧伤:

生离别,生离别,忧从中来无断绝。
忧极心劳血气衰,未年三十生白发。

贞元二十年(804年),白居易又一次回符离处理田庄事宜,临走时又偷偷和湘灵见了一面,离别后,心绪起复,写了一首《潜别离》:

不得哭,潜别离。
不得语,暗相思。
两心之外无人知。
深巷夜锁独栖鸟,利剑春断连理枝。
河水虽浊有清日,乌头虽黑有白时。
唯有潜离与暗别,彼此甘心无后期。

两人都把这次离别作为最后一面。这段漫长又无奈的恋情,深深影响了白居易的情感世界,甚至影响了他那种幽婉多情的诗歌风格。

元和三年(808年),白居易已经三十七岁了,身为翰林学士,始终没有成家,自知该考虑婚姻了。友人杨虞卿介绍了二十四岁的从妹杨氏给他。他最真挚的爱永远留在了符离,此时结婚,就是履行作为儿子和士人应该完成的传宗接代使命。

晚年的时候,白居易和湘灵曾在路途偶遇,时过境迁,他也只能以一首《逢旧》表达对往事的回首:

我梳白发添新恨,君扫青蛾减旧容。
应被傍人怪惆怅,少年离别老相逢。

造园到终老

白居易的一生,历经德宗、顺宗、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七位皇帝,尽管没能拜相,也做到了从二品的太子少傅、分司东都这样的高官,虽没有显赫的政绩,但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诗人,人称“诗仙”。说他是成功人士,人生赢家,应该合情合理。

他一生生长过十几个地方,每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造园实验,可以说,他痴迷于造园,享受园林带给他的安全感和诗意,有时候也是一种政治逃避和情感安慰。

他是一个亲力亲为的造园者,亲自设计和改造的园林有七座,一处是租住的常乐坊“竹园”,一处是新昌坊“松树庭院”,这两处因为是租住,只做稍微改造。其他五处则是私宅,是他真正的造园理想国。分别是:长安远郊区的渭村旧居、江州的庐山草堂、长安新昌坊私宅、轩平坊私宅,以及晚年在洛阳履道里的大宅。

贞元十九年(803年),进士三年后,白居易终于被任命为从九品上的秘书省校书郎,负责校订典籍,每月有一万六千钱俸禄。父亲去世后,白家过了十几年紧日子,现在终于授官了,他的薪俸比在浮梁县当主簿的兄长长,从此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

他租了长安常乐坊一处小宅院,这是六年前故去的宰相杨炎的园林“东亭”的一部分。关幸相故去后,家人无力维护这么大的园林,便把园林拆分成若干小园林,租给年轻的官员和士人。

小院里有几十根竹子,因荒废已久,杂草丛生,爱好园林的白居易便和仆人一起清理杂草,平整土壤,这一丛青葱的竹子让小院有了灵气,白居易常在竹林下与友人饮酒、闲话。白居易还在竹林亭子的壁上题写《养竹记》,讲述自己从养竹中想到的道理、寄托的情思。

贞元二十年(804年),为了和母亲、弟弟团聚,白居易拿出剩余的俸禄,在距离长安百里之遥的金氏村买下一处田庄,有几百亩地,白居易称之为渭村旧居,这是他的第一处私宅。因为他校书郎的工作是个闲职,每月去两三次就行,一般就在田庄住着。田庄里有“新屋五六间,古槐八九树”,不过他觉得田庄没什么风光,于是在东侧修建了一个观景亭“东亭”,在周围种下柳树、桃树、青槐等,并写诗《新构亭台示诸弟侄》向亲人汇报自己构建的园林景观。

元和三年(808年),白居易为了迎娶

夫人,在长安城新昌坊租了一处小宅院,因为房租较低,这处院落并不如意。白居易在《题新昌所居》中形容:“院窄难栽竹,墙高不见山”,但好歹有了自己的小家庭,有了自己的书斋,他命小书斋为“松斋”,里面摆着喜欢弹的琴和喜欢读的书。

元和十年(815年)八月,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。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情绪低落和孤寂后,白居易慢慢适应了谪居生活,远离朝堂纷争,有了更多时间读书、写诗、游览、修禅。一日,登庐山香炉峰,见北麓山脚遭受寺西侧一处空地适合建别业,便买下此处,开始筹谋自己的“草堂”别业。

经过几个月的营建,草堂建成,因位于庐山脚下遗爱寺,他称其为“庐山草堂”或“遗爱草堂”。此后,妻子和一家人住在官舍,他自己带着几个仆从独居草堂,两地往返。他在《重题》一诗中记述了自己的草堂生活:

长松树下小溪头,班鹿胎中白布裘。
药圃茶园为产业,野麋林鹤是交游。
云生涧户衣裳润,岚隐山厨火烛幽。
最爱一泉新引得,清冷屈曲绕阶流。

这处别业是他全程购地并设计、修建的,是他独立实现的第一个园林实验。

元和二十年(820年),白居易重回长安,出任从六品上刑部司门员外郎,此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“白才子”。为了安顿一家二十多口人,他在新昌坊买了一处两进的院落,以前在新昌坊租住过,对这一带比较习惯,妻子父母兄弟也住这边,便于妻子回娘家。从贞元十五年进京赶考算起,努力了二十二年,白居易终于在长安城有了自己的私宅。

再次回京,白居易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刚直了,对朝中人事多了自己的判断,在刚柔之间独善其身,对朝堂之争也觉得索然无味,干脆把精力投入到改造新昌坊庭院之中。他喜欢用白沙铺在庭院中,白沙造景,成为白居易最典型的造园美学。他在《新居早春二月》中表达自己在改造后的庭院中漫步的快慰:

静巷无来客,深居不出门。
铺沙盖苫面,扫雪拥松根。
渐暖宜闲步,初晴爱小园。
觅花都未有,唯觉树枝繁。

大和三年(829年),白居易被任命为正三品的太子宾客、分司东都,也就是名誉性的养老闲官,但薪俸丰厚,每月七八万钱。对断断续续住了十二年的长安,白居易心情复杂。而到了晚年,白居易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给自己起名字的深意,人只有自己走到这儿,才能理解前人的寄寓。他带着家人和一千斛粟、一车书,离开长安缓缓走向洛阳,接下来的十几年,他闲居在洛阳,饮酒、作诗、会友、神伤。

洛阳履道里的大宅,是他晚景生活的主要寄托。他多次改造、修整,觉得心满意足,这处大宅院足以容身、安心、养性。

园林中有他从太湖带来的赏石、苏州带回来的白莲,杭州带回来的天竺石等等,这些东西让他想起在杭州、苏州当刺史时的江南风光,那是他最惬意的为生活生涯。他也保持着煮茶、鱼虾等的生活习惯,爱吃米饭、水菜、鱼虾等,园林中有着构建的江南风情和对江南的无尽相思。

白居易在洛阳的躺平生活可谓精彩,和高官们唱和吟诗,饮酒悠游,欣赏别家的园林,改造自家的园林,朝堂纷争,自己置身事外冷眼旁观,编自己的诗集,抄写分藏各处。为自己写了《醉吟先生墓志铭》。

会昌六年(846年)八月十四日,白居易闭上了眼睛,享年七十五岁。当世第一诗人去世的消息,在长安、洛阳传扬了好一阵。新登基的宣宗皇帝李忱听闻,赋诗一首吊“诗仙”仙逝:

缀玉联珠六十年,谁教冥路作诗仙。
浮云不系名居易,造化无为字乐天。
童子解吟长恨曲,胡儿能唱琵琶篇。
文章已满行人耳,一度思卿一惨然。